

論馬家輝小說的地方感與性／別建構

——以《龍頭鳳尾》為例

余 銘 湘*

提 要

《龍頭鳳尾》是馬家輝「香港三部曲」的第一部，以黑社會背景敘述三、四十年代被殖民的香港，當中的背景正是他土生土長的灣仔。馬家輝把自己所見所聞、熟悉的灣仔建構為對歷史的重新詮釋的空間，同時把他對灣仔的情感投射於其中，塑造灣仔的文化記憶。另一方面，馬家輝透過殖民時期的同性戀關係，建構的「性／別」場域分別表現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同性戀情慾關係，與時代環境與從屬地位流動性，突顯殖民時期下社會文化的內部差異，更透過以同性戀身份的「鬼化」敘述策略，突顯對同性戀和英日殖民者的身份象徵，以鬼的身份表現其反抗意識，和在傳統封建觀念影響下視為怪胎、異類的鬼魅「邪

本文 109.08.15 收稿，110.07.21 審查通過。

* 國立清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碩士班三年級。

DOI:10.29419/SICL.202107_(52).0010

現」，也反映當時殖民者與香港人各取所需的相互關係和三、四十年代香港的社會環境。

本文以地方感理論與性／別研究的角度對書中的空間書寫與馬家輝之間情感結構的連接，在港臺二地游走的馬家輝對昔日的故土的文化記憶的重組，以及三、四十年代的香港殖民歷史的「重演」。另一部分是在書中的性別情慾的表現，以情慾的表現引發深層的社會問題，以同性戀的性／別建構下，對三、四十年代的香港人身份認同重新詮釋。

關鍵詞：馬家輝、龍頭鳳尾、地方感、香港殖民歷史、性／別建構

The Sense of Place and Gender
Construction of MA Ka-fai Novel:
Once Upon A Time in Hong Kong as an example

Yu Ming-sheung*

Abstract

Once Upon A Time in Hong Kong is the first part of Ma Ka-fai's "Hong Kong Trilogy". The novel background is his native—Wan Chai and describ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and the triad in 1930s to 1940s. In the novel, He was constructs Wan Chai as a space for reinterpreting history of Hong Kong.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through the homosexual relationship to emphasize the environment of the eras and the mobility of subordinate status. And it lead to internal differences in social culture.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connect the structure of feeling between the spare writing and Ma Ka-fai. In *Once Upon A Time in Hong Kong*, the author's intends to re-show the 1930s to 1940s colonial history of Hong Kong and reconstruct his cultural memory. The other part of the novel is the expression of sexual desire, which through deep-seated social problems with the expression of sexual desire,

* M.S. student, Institute of Sinophone Studie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nd reinterprets the identity of Hong Kong people in the 1930s and 1940s under the construction of homosexuality.

Keywords: MA Ka-fai, *Once Upon A Time in Hong Kong*, sense of place, Hong Kong colonial history, gender construction

論馬家輝小說的地方感與性／別建構

——以《龍頭鳳尾》為例

余 銘 湘

一、前言

馬家輝（1963-），¹ 香港人，出生於灣仔，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畢業，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科學碩士，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社會學博士。曾先後任職臺灣華商廣告公司文案企劃、臺灣《大地》地理雜誌記者、《明報》世紀版和讀書版策劃顧問暨該報專欄作家、文化評論學者、大學教職等。在成長時期，因沒有考上當時香港的兩間大學，又在幼時讀過李敖的《傳統下的獨白》而赴臺升學。²

¹ 出版作品包括《江湖有事》（香港：天窗出版社，2006年）、《關於歲月的隱密情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年）、《死在這裡也不錯》（臺北：麥田出版，2010年）、《站錯邊》（香港：花千樹出版社，2010年）、《愛上幾個人渣》（臺北：時報出版社，2012年）、《大叔》（臺北：群星文化，2014年）、《小妹》（與張家瑜合著，香港：花千樹出版社，2013年）等，另又與楊照、胡洪俠合著《對照記@1963：22個日常生活詞彙》（臺北：遠流出版社，2012年）、《試閱 忽然，懂了：對照記@1963 II》（臺北：遠流出版社，2012年）、《所謂中年所謂青春：對照記@1963 III》（臺北：遠流出版社，2013年）三部曲。

² 馬家輝在1985年出版《消滅李敖，還是被李敖消滅》（臺北：商周出版，2002年），在李敖讀完後對馬家輝說：「小馬，我當你面這樣說，背後也是這樣說——我以前研究胡適，胡適跟我說，李敖，你比我胡適更了解胡適。那我今天跟你說，你比我李敖更了解李敖」，並在1997年李敖的回憶錄中把馬家輝列為其生平所交好友名單之一。參

本文將要討論馬家輝的「香港三部曲」³的第一部小說——《龍頭鳳尾》，⁴已在 2016 年出版，主要人物是江湖人物；另外，第二部小說《鴛鴦六七四》也在 2020 年出版，主要人物是警察；而且他也有一次訪問中說：「大家可能有人知道我喜歡寫三部曲，換言之，第一部是黑，第二部是白，那第三部就是黃」，⁵故事背景皆是圍繞著馬家輝的出生地——灣仔。

目前有對於馬家輝《龍頭鳳尾》的研究，期刊論文主要有殷鵬飛的〈灣仔「秘密」的野蠻生長——論馬家輝《龍頭鳳尾》中的香港市民文化書寫〉一文，⁶文中分析了馬家輝筆下的都市空間的象徵和市民形象與文化。前者的部分以秘密與背叛在空間的互動關係，把情慾放在都市的地理特質裡，逐漸引發二人的各種糾葛；後者則是以香港黑幫文化的「江湖」為文化書寫的觀點，認為江湖的各安天名、安生立名，更是香港底層市民的獨有生存技巧。可是，論述的角度卻忽視馬家輝本身的文化記憶的投射，黑幫文化在馬家輝之間的接觸，只在表面的大眾市民生活層面分析，把作者與小說的關係並無任何探討。

見鞏一璇：〈賤嘴馬「賤」是一種批判的態度〉，《廣州日報》，網址：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1_05/28/6682493_0.shtml，查詢日期：2020 年 6 月 2 日。

³ 「香港三部曲」分別為：第一部為《龍頭鳳尾》(2016)、第二部為《鴛鴦六七四》(2020)、第三部仍寫作中，暫名為《雙天至尊》。

⁴ 《龍頭鳳尾》至今已獲兩岸三地超過二十項獎項榮譽，包括香港書獎、臺北國際書展 TIBE 2017 書展大獎小說類首獎、《亞洲週刊》2016 十大華文小說、《南方周末》2016 年度文化原創榜小說類（五強）、2016 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小說家（五強）、新浪讀書網 2016 年度人氣獎、臺灣金典獎長篇小說（五強）、首屆京東文學獎（文學類，五強）等獎項，將出版韓語、法語等版本。

⁵ 灼見名家編輯部：〈書劍恩仇錄——馬家輝的小說創作〉，《灼見名家》，網址：<https://www.master-insight.com/書劍恩仇錄——馬家輝的小說創作/>，查詢日期：2020 年 6 月 2 日。

⁶ 殷鵬飛：〈灣仔「秘密」的野蠻生長——論馬家輝《龍頭鳳尾》中的香港市民文化書寫〉，《雨花》第 14 期（2017 年 7 月），頁 69-72。

其次，王德威為《龍頭鳳尾》撰寫的導讀〈歷史就是賓周〉一文，⁷ 文中從廣東話的入文、香港俗文化與香港殖民背景作介紹，分別對馬家輝筆下的陸南才和張迪臣之間是「一種道德和政治的二律悖反關係」，當中不單是情慾表現，而是情慾下的各種利益與代價；同時，以張愛玲《傾城之戀》中范柳原、白流蘇在戰前香港各種秘密與背叛作為對照，把小說的價值置於現代文學史上討論，更把歷史的秘密比喻為「潘多拉的盒子」，表現秘密揭穿的結果就是背叛。此導讀詳述了小說背後的意義為何，但是否卻忽略了馬家輝認為自己「欠灣仔一個故事」的書寫動機呢？在小說中是否存在作者自身對灣仔記憶的投射呢？

再者，小說評論的部分則有 2016 年收錄於《秘密讀者：小說與歷史：從虛構包圍真實》的程月喬〈是龍頭鳳尾還是蛇頭鼠尾？——讀馬家輝新作《龍頭鳳尾》〉的評論，⁸ 文中有別於其他的是對於王德威的〈導讀〉加以論述，程提出王德威引陸南才的內心話「混沌之後仍是混沌，以為能有改變，其實一直相同」，並認為「歷史的秘密像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開，沒有真相，只見混沌」，這個「潘多拉盒子」的補充是王的史觀，還是真真正正馬家輝的史觀。又對王德威把《龍頭鳳尾》放在現代中文文學史論述之中，是對作品原本作為香港文學史的抹滅之傾向，此論點的確比較值得讀者在閱讀時加以注意與思考。因此，本文希望置於香港文學史視角，對《龍頭鳳尾》作出另一種的解讀。

雖然馬家輝《龍頭鳳尾》目前的相關研究與評論較少，但仍有一些專訪能發現馬家輝與灣仔的相互關係，也是值得參考的一部分：

⁷ 馬家輝：《龍頭鳳尾》（臺北：新經典圖文傳播有限公司，2016 年），頁 1。

⁸ 程月喬〈是龍頭鳳尾還是蛇頭鼠尾？——讀馬家輝新作《龍頭鳳尾》〉，網址：<https://storystudio.tw/article/sobooks/once-upon-a-time-in-hong-kong/>，查詢日期：2020 年 6 月 2 日。

第一，是在 2016 年《藝文青》9 月號的〈人鬼同途 龍鳳雙全——專訪馬家輝〉，⁹ 當中馬家輝提及不少他對灣仔的深厚情懷，和對於小說創作的過程分享。他認為現實中灣仔半個世紀以來的變化，也是點滴在心頭，但也慨嘆時代的轉變中，終會逃不掉灣仔的重建；另外，對於同志題材的書寫拿捏到位，香而不艷，並不是以肉慾堆砌的露骨描寫。

第二，是廖偉棠在 2016 年端傳媒與馬家輝的專訪〈幾時忍辱偷生？幾時光明磊落？廖偉棠訪馬家輝長篇《龍頭鳳尾》〉。¹⁰ 在訪談一開始，馬家輝認為自己欠了一個灣仔的故事，他在那時的確是見證小說裡的事情發生，特別他在灣仔長大，附近都是酒吧林立，見識很多鬼佬。若是欠灣仔一個故事時，就不能故意避開這些經驗；對於書寫同性戀的主題是能夠表現更多「人性」面貌，正如他在訪談打的比喻「據說眼睛可以分辨幾百萬種顏色光譜，鼻可以聞到幾百萬種氣味，舌頭嚐到幾百萬種味道，耳聽到不同聲音，那麼人對於他人外在的感覺，怎麼可能只有一種？」。

第三，是張大春和馬家輝在 2019 年聯合報新聞網的專訪〈張大春 vs.馬家輝／當文學遇上黑幫〉。¹¹ 最重要的是馬家輝的《龍頭鳳尾》是有借鏡於張大春的《城邦暴力團》，馬在小說裡寫到其中一個角色——張子謙。他是真實人物，原名張子廉，是杜月笙上海的門生，戰前杜在港也有前來助陣，在香港也有設立堂口。戰時來港替日軍做事，卻又號稱重慶特工，戰後繼續在香港打拼，被封為

⁹ 紅眼：〈人鬼同途 龍鳳雙全——專訪馬家輝〉，《藝文青》9 月號（2016 年 9 月），參見網址：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677517092404629&substory_index=0&id=174595682696775，查詢日期：2020 年 6 月 2 日。

¹⁰ 廖偉棠：〈幾時忍辱偷生？幾時光明磊落？廖偉棠訪馬家輝長篇《龍頭鳳尾》〉，網址：<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622-culture-fiction-makafai-2/>，查詢日期：2020 年 6 月 2 日。

¹¹ 張大春：〈張大春 vs.馬家輝／當文學遇上黑幫〉，網址：<https://udn.com/news/story/12661/4086268>，查詢日期：2020 年 6 月 2 日。

「香港杜月笙」。由此，馬家輝對黑幫傳奇主題有其著迷，成為《龍頭鳳尾》的寫作因原之一。

因此，本文以馬家輝《龍頭鳳尾》為研究對象，試圖從作品中對灣仔的「地方感」與「性／別建構」兩個切入點作為探討議題，以雙線的架構梳理殖民歷史的演繹與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並作出適當的相互的對話。就馬家輝的筆下，不難發現三、四十年代的灣仔盡在其中，不少畫面在今天更是面目全非，以借段義孚「地方感」的論證，一方面是為了突顯灣仔對馬家輝的相互關係，另一方面更是馬家輝對於「灣仔」的地方抒情和歷史的現代演繹，當中牽涉到香港殖民歷史、灣仔的人文歷史意義等；同時，再以「性／別建構」作為地方的衍生對話效果，由殖民歷史之中重新思考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借「性／別」的框架之下，透過情慾表現英國人和香港人對於主導與服從的關係，審時度勢是香港人的技能，突顯從殖民歷史中從屬位置的流動性。因此，本文共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馬家輝的「灣仔」故事，以馬家輝對灣仔的文化回憶所營造的「地方空間」，透過美國華裔地理學家段義孚的地理空間理論為基礎，在文本中的灣仔地方感的「重現」，與對三、四十年代的香港殖民史的「重演」；第二部分為《龍頭鳳尾》的性／別建構，則以文本中同性戀關係的情慾，還有其背後的各種社會現象，更以鬼化身份打破，來呈現不同詮釋，試圖打破象徵秩序主宰，為歷史空間作出新的詮釋，而本文將以此展開論述。

二、情歸何處？——馬家輝的「灣仔」故事

也斯曾經對寫「香港故事」認為「每個人都在說，說一個不同的故事。到頭來，我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不同的故事，不一定告訴我們關於香港的事，

而是告訴了我們那個說故事的人，告訴了我們站在什麼位置說話。」¹² 由此可得，不同人都利用其立場為香港建構一個「香港故事」。同時，藉由「說故事」點破香港「前世今生」的複雜處境。對於馬家輝來說，他的「香港故事」必然是讓他啟蒙的「家鄉」——灣仔。

十九世紀中期，灣仔稱為下環，灣仔的由來是當時洪勝古廟附近有一個小海灣，當地居民逐漸用「灣仔」來稱呼，至 1881 年才正式命名為「灣仔」。從香港開埠以來，中環一帶主要都是商業區和政治中心為主，而灣仔則是當時較重要的生活地區。因為昔日的銅鑼灣、九龍都屬於偏遠的地區，所以灣仔成為香港人的生活中心。此外，四十年代以前，無論什麼人來到香港皆先行落腳在灣仔，所以不僅單以灣仔歷史的變遷仿如香港的縮影，而且人口數量更是不能忽視。二戰期間，香港淪陷的時候，灣仔受到嚴重破壞，修頓球場附近的唐樓全被日軍徵作慰安婦場所，其間也不少香港人也喪命，這段歷史是屬於老灣仔人的慘痛回憶。

對馬家輝而言，灣仔就是他的故鄉，在灣仔的歷史與地緣所衍生出來故事很多。對於灣仔，馬家輝早在 2006 年出版的《目迷·耽美：(卷一)江湖有事》，便有對灣仔與黑社會的關係作描述：

我曾經目睹舅舅毒癮發作，索錢不遂，衝進廚房撿起一把菜刀，所殺其父。我曾經蹲坐在盧押道口的大牌檔前吃早餐，忽見一人拔足狂奔，後面有人持刀追斬，男子終於身中多刀，那股噴射出來的血腥覆蓋了我手裡的那杯咖啡香。我曾經踏進一間叫做「新中國」的麻雀館，找我在裡面充當「雀手」的外婆，煙霧瀰漫，牌聲震天，我明白那不止是金錢而更是生命的廝殺。我的鄰居好朋友，家裡經營外圍馬，我曾經陪他替其

¹² 也斯編：《香港短篇小說選（六十年代）》（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社，1998 年），頁 57-70。

父親帶送賭纜，走在舊樓梯間，看見兩個癮君子在閃動的燭火下蹲坐打針，他們抬頭望我一眼，列齒而笑，並說一聲，「細路，小心仆親呀」，有若地獄傳來的召喚，嚇得我拔足奔逃。十來歲時，我於課餘到另一位沒有毒癮卻有賭癮的舅舅的洋服店來幫手，那在盧押道和洛克道交界，旁邊都是酒吧，每晚看著水手和土吧女攬腰走過，詭異的氣味，令我心底湧起神秘的亢奮。洋服店附近有紋身店，我曾有衝動想去紋一條龍在胸前，也曾暗暗立志，終有一天會把愛人的名字紋在手臂。¹³

由此可見，《龍頭鳳尾》的灣仔的確是他的經驗重現。另外，在一個專訪馬家輝曾提到灣仔對他來說的意義：

灣仔是我長大的地方，思想啟蒙的地方，這裡有熟悉的氣味，對它的街道和佈局不只是 location，也是一種認同。離開灣仔很多地方我都全然陌生，我常跟女兒說，回去灣仔就是回鄉了，別人回鄉是去東莞、潮洲、福建，你就是回灣仔。¹⁴

香港經過上世紀中國兩度南來後，且更重要的是新中國成立後，大批中國人往香港逃離，大部分人的「根」依然是過去的中國，香港對他們來說只不過是暫居，但馬家輝則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他並沒有什麼「中國歷史」在背後，灣仔便不疑成為他心中扎根的地方。馬家輝對灣仔的認同感，正是源於他的歸屬感。正如段義孚認為經驗「對鄉土極深的附著，看起來是全世界的現象。它並不限於任何特定的文化和經濟體系。它在有文字和無文字的人們、狩獵、採集、定居農民和城市居民中都有發現。城市或土地被視作母親，它有撫育機能。地方是愛的

¹³ 馬家輝：《目迷·耽美：（卷一）江湖有事》（香港：天窗出版社，2006年），頁12-13。

¹⁴ 紅眼：〈人鬼同途 龍鳳雙全——專訪馬家輝〉。

記憶的所在，也是鼓舞現在的光輝所在。地方是永久性的，所以使人安心，因為人在其中可以看見自己的弱點，也看到機會和各處的改變」。¹⁵ 因此，不管馬家輝離開灣仔，離開香港，重新重遊舊地，他還是對灣仔產生一種自我與地方之間的認同。正如灣仔並不是很大，但每個街道都有它的「味道」，從駱克道、盧押道到修頓球場，再到和昌大押，之後是聖佛蘭士街、日月星街，再繞回莊士敦道，再之後是大王東街、汕頭街、門街、太原街、春園街、利東街、船街。例如船街於 1910 年代建成，由於當時附近的莊士敦道是碼頭，因此一帶街道以海上交通工具、中國港口城市命名；利東街又稱囍帖街，因為昔日是香港著名印刷品製作及門市集中地，尤其以印刷喜帖而聞明；星街後面的山壁裡是英國殖民時期留下來的防空洞。二戰期間，灣仔的英軍遭日軍猛烈轟炸，據說防空洞裡有許多居民慘死其中。由此可見，馬家輝的灣仔就是一個說不完的故事，同時也讓他聽到形形色色的故事。

段義孚認為鄉土作為一個地方或是一個區域，包括城市或鄉間，只要是夠大而足以支持人們的生活，對鄉土的附著性可以是很強烈的，¹⁶ 而且地方「並非像一般有價值的物品般可以攜帶或搬動，但卻可以說是一個『價值的凝聚』，乃人類居停的『所在』」¹⁷，因此，「空間」可以透過某對象和地方的相對位置而得其經驗。除了土生土長的成長經驗，馬家輝在訪問中也透露了灣仔也使他具有安全感：

前幾年喜歡 happy hour，我還會開車去灣仔，始終近金鐘和中環都比較多鬼佬，但又跟尖沙咀出沒的鬼佬不同，他們是遊客，而在灣仔的鬼佬

¹⁵ 段義孚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臺北：國立編譯館，1998 年），頁 148。

¹⁶ 同前註，頁 143。

¹⁷ 同前註，頁 10。

則多數是來香港工作，可能已經住了幾年。在謝斐道、盧押道一帶的小酒吧，仍是我覺得熟悉、舒服的地方。其實熟悉就是舒服，可能我這個人沒什麼安全感，要讓我 feel comfortable 的地方就一定要是熟悉的地方。

18

灣仔對馬家輝是具有無可取代的特殊價值，每一種地方回憶都有其獨特的親切符號。馬家輝的安全感是來自於他對地方的熟悉和理解，同時在他的記憶中的灣仔是一個中西文化混雜的地方，五光十色的夜生活，「望向樓下，對街有三間酒吧，White House，California，London Fog，掛著直直的招牌，都有裸女圖案，可是燈未亮起，只剩左旋右轉的光管形狀……當太陽沉下……她們又活過來，以鬼魅的姿態前來人間尋替身」¹⁹ 洋人在灣仔的各種各樣的生活環境，小酒吧、妓寨就是他的標誌回憶。在《龍頭鳳尾》裡，馬家輝的酒吧場景都對主角陸南才具有三個功能性——仙蒂對陸南才的性別觀念的「啟蒙」、與仙蒂同為同性戀身份的互相「取暖」、在熟悉的環境裡的自我「療癒」。

此外，每一個地方都「有它的地標，它可能是可見到和公眾特徵很高的景觀……這些可見的符號或標記提高人們的認同感，也鼓舞了對地方的警覺和忠貞」²⁰，小說中不能忽視的是，灣仔的標誌性建築也馬家輝在筆下出現，修頓球場、六國飯店、水手館等地方，每個地仔或許也有其過去的歷史意義和它的故事。

首先，灣仔修頓球場，舊名為蕭頓球場，作為灣仔地標之一，也是灣仔人的文化記憶的代號。在小說一開始便有提到修頓球場，「小時候經常見她站在客廳

¹⁸ 紅眼：〈人鬼同途 龍鳳雙全——專訪馬家輝〉。

¹⁹ 馬家輝：《龍頭鳳尾》，頁 75。

²⁰ 段義孚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頁 152。

窗前抽煙，望向街外的修頓球場，看一大群男人汗流夾背地追逐一個足球」，²¹昔日白天球場上有人們踢球，黑夜卻變成龍蛇混集的地方，賣毒品與買毒品，黑幫與龍頭，妓女與車伕，所以張迪臣「不斷探問蕭頓球場一帶的堂口動向，這陣子每日有無數的人從大陸逃避戰亂湧入香港，他想知道有誰來了灣仔，幹了什麼壞事，有何風吹草動」。²² 在小說中，馬家輝打造三、四十年代的灣仔面貌，回來現今的修頓球場仍然具有地區的象徵意義，在回溯從前的歷史，也是對於灣仔的情感抒懷，或許在時代發展過程中，修頓球場終有一天會消失，所以在馬家輝心中「修頓球場不存在的時候，就是灣仔正式的死亡」。²³

其次，小說中的「水手館」也是殖民時期重要的地標。香港基督教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在1901年於軍器廠街建立「海陸軍人之家」(Sailors and Soldiers Home)，俗稱「水手館」，為英國海員和軍人提供服務。水手館的成立是源於中環與灣仔之間遍布軍營，設有海軍船塢，駐軍人數眾多，而且灣仔碼頭又供海員和英美軍人登岸度假，故灣仔酒吧林立，成為他們的消遣場所，同時又產生不少社會問題。故此，建立「海陸軍人之家」目的希望將犯錯的軍人們帶回正軌，免於沉醉聲色場所。在小說裡，馬家輝以陸南才在老灣仔一帶當車伕也對水手館產生一種追憶往事：

陸北才（陸南才）常去等客的「水手館」位於軒尼詩道和晏頓街交界，專供登岸英國水兵租住，正式的中文名稱是「海陸軍人之家」，英文很長，Sailors and Soldiers Home，車伕們簡單唸成「死喇行」……水手館建於一九二九年，拆卸於一九八九年，多事春夏之交的一九八九年。至今每回

²¹ 馬家輝：《龍頭鳳尾》，頁25。

²² 同前註，頁107-108。

²³ 紅眼：〈人鬼同途 龍鳳雙全——專訪馬家輝〉。

行經軒尼詩道與晏頓街交界處的水手館原址，我仍多望幾眼，追懷早已逝去的那麼容易衝動的青春歲月。²⁴

雖然水手館已經成為過去，但對於馬家輝來說，水手館是他個青春歲月裡的一部分，從小在灣仔的所見所聞，經過時代洗禮之後，或許消失，或許搬遷，或許失去歷史意義，在馬家輝眼裡卻看到昔日的情懷風貌。

再者，就是三、四十年代港島區最有名的六國飯店（今為六國酒店）。六國飯店於 1933 年 10 月 6 日在舊灣仔海旁正式開幕，是目前歷史最悠久且唯一由華人經營的酒店。在當年創下許多特色，例如港島區最高建築物、最早有中菜廳的酒店、最早有夜總會的酒店，灣仔首幢設升降機的建築物（當時是七層樓），在這些特色下，更吸引了英國作家李察·美臣（Richard Mason）入住，寫下有名的《蘇絲黃的世界》，其後也拍成風靡全球的電影。六國飯店多年來見證灣仔歷史的轉變，可謂是經歷港英殖民時期的輝煌歲月。在 1941 年香港淪陷被日軍徵用作為俱樂部，戰爭期間也遭受到炮火毀壞；日軍戰敗後，英軍重新接管香港普徵用，直到 1946 年才交還經營。在小說中，陸南才在六國飯店門外等待接乘客時，「每晚看見湊鬼的吧女挽著客人的手臂在此進出，大多是皮膚黝黑的乾瘦女人，紅紅綠綠的短旗袍，頭髮推高像小山，血色唇膏，像唇邊染血」，²⁵ 當中取景自六十年代的香港天星碼頭、中環、灣仔六國飯店等地方，當中對灣仔娼妓業同酒吧造就了香港成為東方之珠，充滿著諷刺的意味，也是如同馬家輝筆下的六國飯店的洋人與妓女的現象。

除了上述馬家輝對灣仔的「重現」，把他過去土生土長在灣仔的情感記憶為小說的背景，還對香港三、四十年代香港殖民史的「重演」，透過陸南才的演繹，對上海黑幫傳奇人物杜月笙在香港的事蹟。馬家輝在小說中，借「漢奸」來對表

²⁴ 馬家輝：《龍頭鳳尾》，頁 85。

²⁵ 同前註，頁 106。

現香港在英國殖民和日本侵華的混亂局勢。雖然當時香港每天湧入不同背景、不同目的的人，香港暗地裡在這種「人人皆可漢奸」的環境下，在日軍不斷攻破中國各層防線後，不斷俘虜並建立其地方勢力：

「漢」是漢奸，「黑」是洪門。這亂世，「漢子」輩出。日本鬼子佔領南京和上海，先成立梁鴻志的雜新政府，人們戲稱「前漢」，相對於汪精衛政權的「後漢」。在廣東省內，漢奸群起，亦有不同名目的「漢」，許少榮自任汕頭市長，在粵之東，故名「東漢」；區大慶控制西江，得名「西漢」；招桂章被日人招安為海軍司令，但僅有幾艘破船，出不得海，只在珠江河面游來划去，乃名「河漢」；羅賡嵩就任廣州地方法院院長，被喚「羅漢」；另一些七老八十的教授風光萬分地替日本人辦事，稱為「老漢」；汪精衛夫婦的廣東親戚在庇蔭下做官，名喚「軟漢」。至於做了漢奸卻仍發不了財的倒霞鬼，則稱「愚漢」。此漢彼漢，各領風騷。²⁶

在 1937 年底日本攻陷南京，當時日本向中國提出議和條件，但被蔣介石拒絕，其後日本改向對聽從自己的「新政府」合作並幫助其鞏固實力。另一方面，在軍事策略以外，日本致力於製造漢奸傀儡政權，以貫徹其「以華滅華、以華制華、以戰養戰」的政治陰謀。²⁷ 另外，更重要的是汪精衛和日軍之間的密約，對當時的局勢形成重大的影響：

張迪臣說的文件是「日汪密約」，人是高宗武和陶希聖，他們一直參與和平運動，更跟隨汪精衛到南京籌組政府，但不久後跟汪精衛翻臉，南逃

²⁶ 同前註，頁 242。

²⁷ 錢峰：《杜月笙 大亨與教父》（新北：布拉格文創，2017 年），頁 138。

香港，更把南京政府和日本人簽訂的草約條文帶出刊發於《大公報》，所有看了都罵汪精衛賣國。²⁸

高宗武是外交部亞洲司長的身份在香港收集情報，並心懷「和平救國」的願望，而且在日留學時認識了請日本首相犬養毅的兒子犬養健，輾轉之間高宗武成為汪精衛與日本之間的認識橋樑。其後，高宗武得知日方在上海與汪精衛開出的「中日密約」比 1915 年對袁世凱的「對華二十一條要求」更苛刻，一旦簽署必定斷送整個國家民族的命運，所以對杜月笙提出協助要求，杜月笙則請示蔣介石同意後展開高宗武的反正計劃；陶希聖則是擔任汪精衛成立的新中央黨部宣傳部長一職，²⁹ 在汪精衛和日方準備簽署已談判完成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時，他發現了細節明顯日本意圖瓜分中國土地，所以暗中規劃逃走計劃，也一直稱病而拒絕在密約上簽字，因此讓汪精衛、周佛海產生猜疑，且傳出要對二人不利消息，最終二人一同按杜月笙的安排逃到香港。³⁰「日汪條約」最終在 1940 年 1 月 20 日被一概全部刊登，轟動一時。因此，汪精衛對杜月笙恨之入骨，並派人到香港暗殺杜月笙，只是因為防衛嚴密，難以成功，所以暗中通報香港警察，馬家輝借張迪臣對陸南才而警告杜月笙：

原來杜月笙當天並沒有完全相信陸南才帶來的消息，只做了簡單的準備，把最重要的文檔資料挪走，但五天以後，香港警察果然動手，有如緝捕汪洋大盜般搜查了杜公館，雖然捉不到什麼把柄，卻在眾人面前警告杜先生，有可能把他列作「不受歡迎人物」而遣送出境。³¹

²⁸ 馬家輝：《龍頭鳳尾》，頁 236。

²⁹ 汪精衛新成立的中央黨部先設置三個部門，分別為「外交」、「警衛」、「宣傳」，分別由汪精衛、周佛海、陶希聖擔任部長。參見錢峰：《杜月笙 大亨與教父》，頁 152。

³⁰ 參見錢峰：《杜月笙 大亨與教父》，頁 145-153。

³¹ 馬家輝：《龍頭鳳尾》，頁 247。

事實上，汪精衛以杜月笙為是為擾亂份子密告香港警察，要驅逐離開香港，戴笠的軍統特務王新衡得知消息並相告杜月笙，以防萬一，但是杜月笙不以為然而不上心，果真警察奉命到柯士甸道的杜公館和告羅士打道的房間搜查。其後，借當時中央信託局局長愈鴻鈞為杜月笙送上一份備忘錄給當時港督，力證他是社會領袖、中國高級官員，對警察的搜查行為表示非常無禮，港督也為此表示道歉，更承諾不會再發生其事件，最終案件就不了了知。³²

總括而言，一個地方的文化記憶是需要經過日積月累的時間所建立，每一個地方的代表性地標更是其親切經驗的投射，而人對當地的文化記憶並不是單純自動依時間流程而擴張。看到馬家輝對灣仔的地方重構，借歷史為主體從而讓自身的回憶投射其中，在重構過去的地方，以抒發今昔灣仔，打造出屬於所有灣仔人的「地方」。

三、「我們這一類人」——《龍頭鳳尾》的性／別建構

《龍頭鳳尾》以情慾來重現香港三、四十年代英國殖民政府，與日本佔領香港「三年零八個月」的殖民歷史。馬家輝在整個小說以陸南才和張迪臣的斷背情慾為其中一條主線，而這個「秘密」裡還包括權力、階級、種族、地域界限、身份認同的問題。

如果《龍頭鳳尾》要用一句話總結整個故事，即是王德威在〈導讀〉的標題「歷史就是賓周」，³³ 王德威所指涉的觀點是強調男性之間政治、利益與欲望的糾纏就是歷史的其中涵義。賓周在廣東話中，意思是男性的性器官，而陸南才的

³² 參見錢峰：《杜月笙 大亨與教父》，頁 155-156。

³³ 馬家輝：《龍頭鳳尾》，頁 8。

口頭禪「是鳩但啦」³⁴ 也有著同樣的意思，同是也是他的面對現實的人生觀：「『是鳩但啦！』是但，求其，都是無所謂，罵一罵，再壞的事情立即被調理妥當，變成可以接受，或無所謂接受不接受。」³⁵ 不但反映當時香港人的社會地位，更是對於香港人被長期殖民下的態度，但究竟何謂「歷史就是賓周」？實質上這句表現了兩種意義：一是歷史與「性／別」的意義，二是歷史本身的「權力」意義。

在討論「性／別」前，我們必須對「／」的意義作出說明。以法國文學理論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在《S/Z》一書，對「／」有如此解釋：

它是表示刪除的斜線，鏡子的表面，幻覺的牆，對照的邊界，界線的抽象，能指的傾斜性，縱聚合體的定位標誌，因而亦是意義的諸如此類。

36

由上述引文得知，S 和 Z 為書寫符號的相反關係，透過「／」作為符號鏡面一般的存在，進一步反照不同的對比關係，而出現不可逾越與被逾越的關係，「／」即是具有連結、分別和對照的意義。以「性／別」而言，「／」表示了性與性別的意義，而權力的介入使其內涵增添更多語境。更不可忽視的是，「性／別」中的「性」(sex) 或「情慾」(sexualities) 雖是同質性，但是兩者也具有內部差異，而且還有壓迫宰制的關係。

³⁴ 粵東話，意思是無所謂、隨便。鳩：男性的性器官。

³⁵ 馬家輝：《龍頭鳳尾》，頁 32。

³⁶ 〔法〕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著，屠友祥譯：《S/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頁 150。

在討論「性／別」前，我們必須對「性／別」背景有所了解，並且作出適當的定義。³⁷ 簡單而言，「性／別」是把「性」、「性別」合二為一的概念。「性」與「別」本身所含概的意義是相當複雜的關係，「性」的多元異質和內部差異，以及社會對性所賦予的階級地位，其中必然存在壓迫；「別」包含社會文化各種差異，不只限於性別與性的差異，更與階級、種族、年齡、權力、地域等的複雜關連。除了上述「性」的政治化和社會存在的差異兩點以外，中間的「／」還代表著超越二分的範圍，斜線更突顯性別內部的多元互動、複雜性、不穩定，也涵蓋著跨性別、同性戀的存在；以及性別是相連與獨立的並存，「性／別」一方面必然具備「性別」與「性」相連的交集，但也不等同於無法切割。「性別」無法完全限制其慾望，「性」也不能受限於異性戀性別角色上的捆鎖。

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香港仍是較為封建社會，同性戀的族群還是不能被接受和包容，在英國殖民地更可以判以絞刑。³⁸ 在《性別、認同與地方：女

³⁷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特別是臺灣對於「性／別」研究有相較豐盛結果，特別是「臺灣女性主義的文學研究」，約在 1986 年左右以學院外文系所為引介中心開始發展，該年先後有《中外文學》、《當代》與《聯合文學》等期刊專號，一時間性別議題風起雲湧，遂在九〇年代的臺灣學院引領風騷。參見張小虹編：《性／別研究讀本》（臺北：麥田出版社，1998 年），頁 15。在 1995 年斜左派的〈姓「性」名「別」，叫做「邪」〉裡，對「性」、「性別」與「性／別」作出解釋，並且點出三者之間的差別。前兩者是「分別指涉兩組密切相關但又不同的權力關係」，而後者則是「恰當地表達了「性別」與「性」的複雜關係，也表達了「性」本身內部的多元差異，還表達了「性」與其它社會差異的連繫」，而且「性／別」研究是「要動搖而非穩定兩性之別，所以把習以為常的「性別」以「／」介入，來尋求其它可能，而這些其它可能則和「性」的政治與「別」的政治有關」。參見斜左派：〈姓「性」名「別」，叫做「邪」〉，《島嶼邊緣》雜誌第 14 期（1995 年 9 月），頁 43。

³⁸ 19 世紀時，大英帝國將其刑事法典強行實施於所有殖民地，其中也包含禁止男同志性行為的規範。英國性悖軌法可回溯至 16 世紀，1533 年英國國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首度引入「違反自然定律性行為」的法條，最嚴可判以絞刑。雖然在 1861 年有縮減其死刑的適用範圍，但男同性戀者之間的性行為仍屬違法，仍然可判處監禁。在 1967 年始，英國才通過《性犯罪法》（the Sexual Offences Act of 1967），英格蘭地區與威爾斯地區部分除罪化男男性行為。

性主義地理學概說》一書裡，美國後結構主義學者巴特勒（Judith Butler, 1956-）指出「男同性戀者和女同性戀者對異性戀的模仿，具有徹底轉變男性氣概和女性氣質的穩定性，破除其原始與自然宣稱的潛力。異性戀是一種操演，和同性戀一樣是建構的，但是常被假定為原始的，因而享有特權」。³⁹ 簡單而言，異性戀與社會關係被假定為「正常」的族群，而所謂「正常」則是一種（異性戀）霸權機制，往往因此無形地成為主宰群體，更享有社會層面（權力、地位、階級等）的優越性，同時「主流異性戀體制在平常的運作是潛隱的、理所當然的，看不見自己的面貌；唯有在面前具有映射能力的『情慾異空間』時，才能照見自身的異性戀特質。」⁴⁰ 異性戀體制把同性戀（或是酷兒）體制邊緣化，而突顯自身體制的絕對優勢。顯而易見，同性戀被視為異類、不正常的，屬於弱勢社群。在《龍頭鳳尾》中的情慾表現也不乏這種「不能說的秘密」，陸南才一方面與張迪臣的情慾之間獲得利益與喜悅，但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認張迪臣是利用陸南才自身價值才發生關係，又不能為第三者所發現，表現陸南才的雙重壓抑。

除了上述所說的性別上的特質外，香港長期受到殖民主義的影響，雖然已經結束殖民的控制權，但在文化層面仍然保留殖民主義的控制。在殖民統治下，被殖民者必然受到身心的壓迫，文學作品就是表現方式之一。如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中的黃得雲，透過史密斯（西方）和屈亞炳（中國）的兩次戀愛經驗對男性文化的對照。前者雖然貪戀黃得雲的美色，縱情聲色之際，仍然意識到白人身份的自我優越。女人的身體像殖民地，是一個短暫的、暫時的權力支配。這段愛情並沒有為黃得雲帶來救贖，反而象徵出被出賣。為了維護帝國的榮光，史密斯離開黃得雲，給她的贍養費更象徵著清洗、抹滅白人內心的罪惡感和羞恥感；而在屈亞炳而言，他與白人幾乎毫無差別，同樣對女性身體的迷戀。但是屈亞炳

³⁹ 〔英〕琳達·麥道威爾（Linda McDowell）著，徐苔玲、王志弘譯：《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臺北：群學出版社，2006年），頁83。

⁴⁰ 陳儒修、廖金鳳編著：《尋找電影中的臺北》（臺北：萬象圖書，1995年），頁106。

身分縱然低微，卻懷有繼續往上爬的雄心壯志，可惜無法忘懷她的妓女身分，最終還是選擇拋棄黃得雲。相較之下，中國男性（屈亞炳）把女性（黃得雲）身體當作自我救贖的工具，但最終作為救贖的黃得雲還是被遺棄。施叔青利用女性與肉體來填補了女性視角在歷史上的空白，同時也表達作為「他者」、外來者的視角，對香港殖民歷史的觀察與對話。

可是，《龍頭鳳尾》的背景以英殖民與日據時代，但馬家輝並沒有要重新批判經濟、文化和意識形態被控制的後殖民書寫意識，也沒有針對被帝國主義影響的殖民主義書寫，而是要反思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與其位置。在身份問題上，謝均才認為「身分是人格的一環，當中包括個人相對於他人的獨特性，對他人或群體的聯繫和連續感。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看，身分是個人和群體的中介或連接點，亦是個人在社群中的地位（status）和角色（role）……身分又可分為個人和群屬兩部分，而役此又往往糾結起來。身份的內容和形塑植根於人際交往及生活經驗，以及更廣闊的社會結構和文化規範，尤其以符號、語言活動為媒介。」

⁴¹ 簡單來說，「身份」是可具有三種層次：抽象（社群的建構）、具體（社群共同認同、文化經驗、語言）、實體（身份證、護照）。在馬家輝的《龍頭鳳尾》裡，無形之中對於前兩者明顯的表現，前者以陸南才與張迪臣的互通情報、情慾關係的「合作」表現香港人在殖民時期的從屬地位；後者再以「滿街都是漢奸」來表現不論殖民者是英國鬼佬還是日本鬼子，香港人都能審時度勢應對時代的步伐，所謂「識時務者為俊傑」並不是完全的認同，而是對於文化經驗的改變，對於「漢奸」在亂世中的新詮釋。

同樣是書寫香港，在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借女性的肉體來對填補歷史的空白，而馬家輝看似表面的地方歷史書寫的題材下，他要表達的訊息反而是在歷史下的「現代演繹」，透過兩位男生的情慾糾結，掀起從殖民歷史意義裡對當

⁴¹ 謝均才：〈辨國族身分〉，《教育學報》第39期（2011年12月），頁25-38。

代香港人的身份建構、權力與階級的背叛。由性／別建構視角下，《龍頭鳳尾》可以理解到兩種意涵：(1)「龍」「鳳」的性別特質；(2)階級與權力。

龍具有陽剛氣質，象徵男性，而鳳具有陰柔性質，象徵女性，「龍鳳」也寄託人們對神聖的崇拜，與對幸福生活的希望和嚮往。在性別氣質裡，我們便更明顯「有關性慾特質和性別化位置的觀點念，不僅是由權力和壓迫所強加，而且人們會以置身於特定性別體制中的主體位置為樂」。⁴² 小說中的主角陸南才與張迪臣之間的雙重角色，分別是「陸南才是孫興社的龍頭，卻是張迪臣的鳳尾」，⁴³ 陸南才表面上是堂口的老大，私底下卻與張迪臣產生一段禁忌之戀，在這種「雌雄同體」的身份上，因為仙蒂的啟蒙下，他開始反思同性戀的性別特質：

頭臉依然是陽剛的，衣底下卻是另一個世界，不可告人的世界。一般不都說『龍鳳配』、『龍鳳配』？是哪個混蛋規定龍和鳳不可以在同一個人身上配起來？龍鳳相全，不才是完美？⁴⁴

在異性戀體制下，把陰陽性質二分被建構為「正常法則」。在異性戀體制以外的群體都因此被邊緣化，同性戀身份被視為異類，同時也是陸南才和張迪臣之間的秘密，只要一天沒被發現，這個不可告人的禁忌就可以「被接受」，但是這種邊緣化卻激發他對這種二分法則的正當性。

在這一段關係是建立於彼此的情慾上和陸南才能使用的價值。陸南才仍是拉車車伕的時候，張迪臣向陸南才收集蕭頓球場⁴⁵的幫派情報，其後陸南才更主動提供情報，而也成為陸南才能接近張迪臣的唯一機會。不斷提供似真似假

⁴² [英]琳達·麥道威爾著，徐苔玲、王志弘譯：《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頁 25。

⁴³ 馬家輝：《龍頭鳳尾》，頁 170。

⁴⁴ 同前註，頁 89。

⁴⁵ 今為灣仔修頓球場。

的情報過程，在張迪臣的邀請下，展開了他們的關係，也象徵著對陸南才的獎勵，更是因為他自身的情報價值；直至陸南才成為社團老大的時候，這個轉變過程見證了二人之間的互惠關係：

陸南才剛相反，初識張迪臣時只是車伕，後來陸北才變了陸南才，車伕變了老大，等於雞骨上面慢慢長出肉來，變成肥美的雞了，而裡面有張迪臣的功勞，陸南才不只他的工作目標，更是他的工作成績。⁴⁶

對張迪臣而言，陸南才還是車伕時，為他提供一些半真半假的情報，到成為龍頭後，彼此之間的情報互惠下，陸南才的劣勢地位逐漸因自身價值而改變，在這種各取所需的關係背後，除了用「性」作為陸南才的獎勵，更重要看到權力的核心問題。在張迪臣和陸南才一同去紋身的情節，二人在決定要紋的圖形時的表現：

（陸南才）對張迪臣道：「別看了，就紋個『神』字吧，舉頭三尺有神明的神。」又對洪師傅道：「洋人相信上帝，我們中國人信佛，上帝和佛都有神，讓這鬼佬記住冥冥中自有天意，乖乖效忠孫興堂，別狂妄放肆！」

47

在不能被他人發現二人的同性戀關係，當決定要紋「神」為雙方的感情象徵，這個「神」字的意涵除了表面上的信仰，卻是深深透露出一種權力表現，因為在「廣東話裡，『神』就是臣，張迪臣的臣。他是他的臣，他是他的神。」⁴⁸ 關於「權力」，法國哲學家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提出「權力關係」並認為，權力無孔不入地伸展到個人的活動之中，權力掌握了個人的軀體，滲透到他的舉止中、滲透到他的觀點中、滲透到他的討論中、滲透到他的學

⁴⁶ 馬家輝：《龍頭鳳尾》，頁 173。

⁴⁷ 同前註，頁 218。

⁴⁸ 同前註，頁 218。

習中、滲透到他的日常生活中。在階級制度而言，英國殖民者必然擁有最高優先位置，而被殖民者的香港人只能附屬在其後面。可是，馬家輝筆下的殖民關係一反常態，「神」與「臣」在廣東話發音皆一樣，陸南才是附屬張迪臣，而張迪臣也是陸南才的依附，「神」與「臣」之間具有一股由下從上的關係。雖然同性戀被邊緣化，但同樣的陽性特質也會使其身上所散發出的陽性特質轉變成一種權力，這種權力在小說中不斷轉移，從開首由張迪臣所主導陸南才協助收集情報，到後面二人皆分別獲得更大的權力，以致張迪臣失勢後卻只能向陸南才求救，更突顯出英國殖民者與香港被殖民者之間的複雜關係。

在小說的性／別建構裡，同志身份的鬼化在性／別建構下是另一個重要焦點。這種鬼化由仙蒂對陸南才作出啟蒙，「秘密永遠比較刺激，躲躲藏藏的，像冒險似的。他們看我們像鬼，我們看他們也像鬼」，⁴⁹「只要不讓別人知道，無所謂的。千萬別讓其他人知道，那些人，很壞，心胸窄。不像我們這些人，我們都是好人呀」。⁵⁰ 劉亮雅在〈鬼魅書寫：台灣女同性戀小說中的創傷與怪胎展演〉一文引用“*Inside / Out: Lesbian Theories, Gay Theories*”裡，法思（Diana Fuss）的〈導論〉指出，同性戀作品會以「鬼魅書寫」是「一種既承認又拒斥文化將『同性戀』再現為鬼魅它者的書寫。此種雙重視野雖然試圖藉由凸顯同性戀與異性戀之間彼此纏繞迷魅來打破兩者的二元對立，其所展現的卻是對於被視為棄卻鬼魂（the specter of abjection）的同性戀者的著迷」，⁵¹ 簡單來說，在社會大眾文化中的同性戀一般都是被壓迫，是從異性戀群體所遺棄的一部分，在身份與生活都被敵視下，以「鬼」的身份表現，反而更能表現一種對異性戀的抗衡，在無助的傷害之中卻訴諸其不滿，對兩者之間形成一種衝突性。一般「鬼魅書寫」具

⁴⁹ 同前註，頁 104。

⁵⁰ 同前註。

⁵¹ 劉亮雅：〈鬼魅書寫：台灣女同性戀小說中的創傷與怪胎展演〉，《中外文學》第 33 卷第 1 期（2004 年 6 月），頁 166。

備兩種類別：「遊歷」和「他者」，兩者皆是表現歷史的再現，而在馬家輝的筆下，更進一步透過英國人在香港人眼中的特殊身份——鬼佬，所謂「鬼佬」即是從英國人「金髮、白皮膚、藍眼睛」的外貌而言。在這種香港人視角出發，馬家輝並不是單純呈現「鬼魂」對歷史再現，而是以身份鬼化來表現對抗同性戀的異化與對殖民歷史再現，以殖民者的特殊身份與被殖民情慾特性的雙重身份和性關係作為「鬼化」的書寫策略。

范銘如在〈另眼相看——當代小說中的鬼／地方〉一文中指出，「鬼小說在當代臺灣文學作家筆下正逐漸發展成一種新型態的地方書寫。鬼，從時間性的產物衍伸成為空間性的象徵，見證這塊土地曾被記載或塗抹的變遷」。⁵² 在初次與張迪臣到東華義莊，他指出「這是義莊，鬼比人多，是他們捉我們。但我係鬼佬，他們覺得我係自己人，不會抓我，只會抓你」，⁵³ 這個鬼象徵著殖民地的統治階級，也是「見光即死」的同性戀關係。在身份的「鬼化」裡，不但對抗視他們為鬼魅、惡劣、冥頑不靈的異性戀體制的方式，同性戀體制像是陰魂不散的鬼魂，告訴讀者解放與壓迫的新秩序，而且又會以嘗試用打破傳統秩序的方式來象徵在死亡中的邊緣化掙扎，透過「義莊」的特殊空間表現出不能被發現、慾望、死亡的象徵性，以不同的譬喻處理自身的創傷和「怪胎」的展演。直至日本佔領香港時，張迪臣從獄中逃走，請求陸南才的協助，再次相約在那「捉鬼的地方」——東華義莊時，張迪臣的「鬼化」身份之階級已經從「神」變為「臣」的地位：

最後？你們？原來裡面既沒有我，也沒有我的未來。你們走了，就這樣走了，我所曾付出的努力注定將鬼魂般虛無飄渺，摸不著，留不住，都

⁵² 范銘如：〈另眼相看——當代小說中的鬼／地方〉，《台灣文學學報》第2期（2006年4月），頁115。

⁵³ 馬家輝：《龍頭鳳尾》，頁185。

不算數。我的臣，就像這樣走了，陸南才雙腿發抖，擔心站不穩，伸手握扶身旁的棺材，木上覆蓋著厚厚的灰塵和泥土，手指觸碰下去，感受到粗糙，他抬起一撮塵土，鬆手讓他們從指縫間滲落，在抬起，在放手，皮膚與塵土的磨擦讓他體會到自己的真實存在。他還活著，他還不是鬼魂。他不願意當鬼魂。⁵⁴

東華義莊從神秘的、陰暗的氛圍轉變成背叛的、絕望的的空間，陸南才在一開始怕遇上鬼魂並且被「鬼」所保護，到之後「鬼」仿如鬼魂般的使陸南終於才夢醒。馬家輝把殖民者的身份塑造為鬼般（英國鬼佬、日本鬼子），一方面殖民者終會離開，另一方面則「妖魔化」，小說中香港人很明顯的被套上「漢奸」的身份，「日本鬼子是鬼，英國鬼佬也是鬼，唐人選擇住在香港，甘願被鬼佬管理，甚至還常幫鬼佬管理其他唐人，其實早就是漢奸了。所以問題只剩下選擇做誰的漢奸，結果恐怕是，誰能給更多的好處和理由，便替誰做」。⁵⁵ 另外，東華義莊的空間象徵更為重要，從張迪臣帶陸南才到義莊「捉鬼」，後來為日軍俘虜要脅，義莊變成他對陸南才獲得「救贖」的意義。利用這種「鬼化」來呈現秘密和背叛的展演時如何交替著以不同策略使用「鬼」的譬喻，以在象徵秩序裡的身份角色、歷史空間的重新詮釋。

總括而言，《龍頭鳳尾》所塑造的英國情報官員張迪臣（殖民者）與黑幫龍頭陸南才（被殖民者）之間的情慾展現出三、四十年代的「性」、「別」的內部問題，從同性之間的性別氣質的表現引伸至階級與權力並非絕對被殖民地所主宰，香港人作為「漢奸」的審時度勢身份。不論種種的秘密與背叛、過去的歷史、同性之間情感與社會因素的糾結，或許正如東華義莊「永別亭」上的對聯「永不能

⁵⁴ 同前註，頁 312。

⁵⁵ 同前註，頁 167。

見，平素音容成隔世；別無復面，有緣遇合卜他生」，⁵⁶ 就是馬家輝的不言而喻的結果。

四、結論

灣仔作為馬家輝《龍頭鳳尾》的標誌，透露種種香港殖民史與灣仔的關係，隱藏了更具人文歷史的意義，甚至轉化成一種「地方感」，體現了馬家輝在情感上與灣仔的深切連結，是人與環境相互所產生，任何「空間」會因為我們賦予其特殊的意義而轉成我們的「地方」。有意思的是，馬家輝把從小到大認識的灣仔賦予濃厚記憶，從修頓球場、水手館、六國飯店，每個都是具有地方性標誌，也是在三、四十年代英國人與香港人的互動關係。此外，從殖民歷史置入文本之中，對於香港人作為「漢奸」的被殖民者身份，進行重新的演繹，借汪精衛和日軍之間的真實歷史更突顯灣仔的人文重要性，灣仔作為大部分當時避難入港的第一個地方，表現香港人長期活在被壓迫的群體，卻能夠審時度勢存活下來的隱含意義。

此外，性／別的建構也是馬家輝《龍頭鳳尾》的一種歷史表述，借同性戀的壓迫和邊緣化與不可告人的心態來說明香港殖民歷史的特性。正如王德威在〈導讀〉所用的標題——「歷史就是賓周」。歷史是權力象徵的意義，馬家輝透過外國情報官和香港黑幫老大的情慾關係，不但是呈現港英社會階級，而且反映二人之間情慾階級的轉變，更重要的是在性／別建構不只在情感層面，也加入特定的空間，即是「東華義莊」的喧染。義莊既有死亡的氣息，也有救贖的慾望。從一開始在義莊發生「見光即死」的情慾，使陸南才有被救贖的感覺，一直到逃亡的張迪臣在義莊請求協助，義莊無形把整個性／別當中的權力關係翻轉。

⁵⁶ 同前註，頁 222。

馬家輝的《龍頭鳳尾》裡，透過重現三、四十年代的香港殖民生活環境和其灣仔的文化記憶。灣仔作為馬家輝土生土長的地方，地方累積了點點滴滴的個人情感，「地方」經驗的共鳴與歸屬感重構了屬於馬家輝的「灣仔」，借歷史為主體從而讓回憶投射其中，在重演香港過去的殖民歷史，以抒發今昔灣仔，打造屬於灣仔人的「地方」。另外，在三、四十年代香港處於英、日輪轉的殖民政權裡，香港人的身份因為不同的環境而改變，馬家輝把香港人塑化為「漢奸」，而「漢奸」的身份背後卻意涵著掙扎與認同，特別的是透過張迪臣與陸南才的同性戀關係，而展現殖民時期下的各種社會現象，在權力、階級、情慾之間突顯出性／別建構的內在問題。此外，鬼化的書寫策略加強對歷史空間的重新詮釋，並且對同性戀體制邊緣化的社會地位，並展示同性戀內心深處的解放與壓迫，再建立一套新秩序。

徵引書目

一、近人論著

(一) 專書

也斯編：《香港短篇小說選（六十年代）》，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社，1998年。

段義孚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臺北：國立編譯館，1998年。

馬家輝：《目迷·耽美：（卷一）江湖有事》，香港：天窗出版社，2006年。

馬家輝：《龍頭鳳尾》，臺北：新經典圖文傳播有限公司，2016年。

張小虹編：《性／別研究讀本》，臺北：麥田出版社，1998年。

陳儒修、廖金鳳編著：《尋找電影中的臺北》，臺北：萬象圖書，1995年。

錢峰：《杜月笙 大亨與教父》，新北：布拉格文創，2017年。

〔法〕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著，屠友祥譯：《S/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英〕琳達·麥道威爾（Linda McDowell）著，徐苔玲、王志弘譯：《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臺北：群學出版社，2006年。

(二) 期刊論文

范銘如：〈另眼相看——當代小說中的鬼／地方〉，《台灣文學學報》第2期，2006年4月，頁115-130。DOI:10.6458/JTLS.200604.0115

殷鵬飛：〈灣仔「秘密」的野蠻生長——論馬家輝《龍頭鳳尾》中的香港市民文化書寫〉，《雨花》第14期，2017年7月，頁68-72。

斜左派：〈姓「性」名「別」，叫做「邪」〉，《島嶼邊緣》雜誌第 14 期，1995 年 9 月，頁 43-44。

劉亮雅：〈鬼魅書寫：台灣女同性戀小說中的創傷與怪胎展演〉，《中外文學》第 33 卷第 1 期，2004 年 6 月，頁 165-183。

DOI:10.6637/CWLQ.2004.33(1).165-183

謝均才：〈辨國族身分〉，《教育學報》第 39 期，2011 年 12 月，頁 25-38。

（三）報章雜誌

紅眼：〈人鬼同途 龍鳳雙全——專訪馬家輝〉，《藝文青》9 月號，2016 年 9 月，
網址：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677517092404629&substory_index=0&id=174595682696775，查詢日期：2020 年 6 月 2 日。

（四）網絡資料

灼見名家編輯部：〈書劍恩仇錄——馬家輝的小說創作〉，《灼見名家》，網址：
<https://www.master-insight.com/書劍恩仇錄——馬家輝的小說創作/>，查詢日期：2020 年 6 月 2 日。

張大春：〈張大春 vs.馬家輝／當文學遇上黑幫〉，網址：<https://udn.com/news/story/12661/4086268>，查詢日期：2020 年 6 月 2 日。

程月喬〈是龍頭鳳尾還是蛇頭鼠尾？——讀馬家輝新作《龍頭鳳尾》〉，網址：
<https://storystudio.tw/article/sobooks/once-upon-a-time-in-hong-kong/>，查詢日期：2020 年 6 月 2 日。

廖偉棠：〈幾時忍辱偷生？幾時光明磊落？廖偉棠訪馬家輝長篇《龍頭鳳尾》〉，《端傳媒》，網址：<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622-culture-fiction-ma-kafai-2/>，查詢日期：2020 年 6 月 5 日。

鞏一璇：〈賤嘴馬「賤」是一種批判的態度〉，《廣州日報》，網址：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1_05/28/6682493_0.shtml，查詢日期：
2020年6月2日。